

[日] 渡边淳一 著

WATANABE JUNICHI

化妆

文化艺术出版社



[日] 渡边淳一 著

谭玲 译



化妆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妆/(日)渡边淳一著;谭玲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2

ISBN 7-5039-2128-5

I. 化… II. ①渡…②谭…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7853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1—3579

KESHO by WATANABE Jun'ichi

Copyright(c) 1982 by WATANABE Jun'ich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ASAHI SHIMBUN

PUBLISHING COMPANY,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ATANABE

Jun'ic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化妆

著者 [日]渡边淳一

译者 谭玲

责任编辑 沈悦苓

封面设计 海冰 黄开毅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400千字

书号 ISBN 7-5039-2128-5/I·954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樱花	1
嫩叶	41
初虹	69
夏草	96
河风	120
秋草	148
落叶	181
初春	198
李花	237
阳炎	268



目
录

牡丹	291
向日葵	326
鬼灯	346
瞿麦	380
乱菊	413
阵雨	429
柊树	450
茶花	466
春风	485
又见樱花	496



樱花

“樱花”这个词，在日语里是“樱”和“花”的意思。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也是春天的象征。樱花盛开的时候，整个日本都沉浸在一片粉红色的海洋里。樱花的花期很短，从开花到凋谢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左右。因此，人们常说“樱花易逝”，以此来比喻人生的短暂和美好时光的易逝。

樱花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观赏植物，它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樱花的花瓣可以用来制作樱花饼、樱花酒等。樱花的木材也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樱花还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日本节日和习俗都与樱花有关。

樱花的美丽和短暂，让它成为了许多艺术家和诗人的灵感源泉。从和歌到俳句，从浮世绘到现代小说，樱花一直是日本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樱花象征着纯洁、坚韧和短暂的美丽，它教会了我们珍惜眼前的一切。

“真是的，樱花干吗开得这样拼命呢？”

槿子两手撑在铺着红毯的地板上讶异地说，里子停住端到唇边的甜酒，“怎么说是拼命呢？”

“就是啊，别的花哪像它这样整棵树像着火似的拼命开。”

“别傻啦！樱花不是想开就拼命地开，而是四月一到，樱树就要开花的宿命使然呀！”

“宿命？好可怜的宿命。”

“可怜？”

“不是吗？它把自己最美的一刻全部奉献在素昧平生的人面前，虽然博得一时的赞美，但四五天后就无人一顾，我才不要这样。”

“你和樱花不同。”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讨厌樱花这样太过拼命。赖子姊姊，你说呢？”

槿子转向右边的赖子，赖子微微一笑。

“花开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就只是这花……”

“有什么不对吗？”

“花比叶子多了许多，叶子太少，感觉有些累。”

“果然，赖子姊姊和我有同感，樱花的缺点就是只开太多的花，让人看得累。”

“带你们来看这么累的花，是我不对。”里子作势低头致歉。

“二姊，我不是存心找麻烦的，只是这里的樱花实在太美了，让





我忍不住想损它两句。”

母亲津子和里子的先生菊雄苦笑着聆听这三姊妹的天真对话。

他们今天是做完长女铃子七周年忌法事后，在松山阁吃过午餐，再到原谷来赏樱的。

提议到原谷苑的是里子。

法事之后赏花，好像有点轻率，但时间还早，三姊妹难得相聚，又逢法事后的郁闷，大家都有借赏花豁然转变心情的念头。

于是都赞成里子的意见。但四月二十日的京都街区里樱花已飘落殆尽，仅剩御室一带尚有，可是也因为太出名，一定挤满赶着观赏迟开樱花的游人。

原谷就没那么出名，从松山阁沿着金阁寺后的小路过去，不过五六分钟的车程。

一年前，里子偶然随菊雄来到原谷，为这里的樱景之美惊叹不已。那占地六千坪的斜坡上栽满山樱、枝垂樱、牡丹樱等，感觉整片山都是樱花。

这座山属个人私有，地主的嗜好就是栽集樱花。这处景点十多年前才开放供人赏游，因为收门票，樱花和四周的环境都保持得整洁美观。

原谷因为位在鹰峰的山谷之间，气温比市内低两三度，因此花开稍迟。

“有那个地方吗？”

里子提出来时，连在京都住了六十年的津子都不知道原谷。

“那一定开得很美很美。”

于是，菊雄开车，载着她们母女四人来到原谷。

赖子和槇子说什么樱花开得太拼命，让人看得眼睛发酸，不能不说是她们嫉妒这美得过火的樱花。

“啊！我该回去了，”二十分钟后赖子看看钟，“已经两点啰，现在搭新干线回到东京也该七点了。”

“今天真的要回去吗？难得回来，再待一天慢慢玩嘛。”

“不行，我在那边还是新兴势力，比不得你这里是名门老店。”

“哪里，我才不敢疏忽呢！”

里子望着坐在身边喝着苏打水的菊雄，菊雄像没听见似的不言不语。

“你有菊雄和妈帮着照顾，够安心的。”

“哪里，我真的很辛苦。”

里子三年前才接下母亲在高台寺附近经营的料亭“葛乃家”；店是明治末年外婆那一代传下来的，在京都属一流老店。

菊雄是大阪料亭“清村”家的次子，来葛乃家见习，津子很中意他，三年前招赘他和里子结了婚。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料亭小开的殷实男人。旁人看来是里子好命，但是里子夹在表面上退休却依然干涉店务的母亲、入赘的丈夫和工作已久的老女中之间，自觉相当烦躁。

“我要是歇业一天，客人就要抱怨，不好混哪！”赖子说。

里子也不甘示弱，“我也一样。”

里子想说本来该你继承家业的，你却任性地去……但怕说得太过而伤了和气。

“我到赖子姊姊的店里去时，她总是‘打仗啰、打仗啰’地忙出忙进。”

在东京读大学的槿子知道赖子的生活，帮着说话。

“我是不懂得打仗，但姊姊就像樱花一样太过拼命啦！”里子一个劲儿地挖苦。

赖子直率地点点头，“说不定我真的就是樱花，马上就要繁华落尽，变成爬满毛虫的枯木。”

“别说这么让人难受的话。”

“哪——走吧！”

“真是的，都为了你一个人这么急匆匆的。”

里子被催促得无奈地掸掸和服前摆，站起身来。

原谷虽然不那么有名，但还是有不少游人风闻樱花迟开而来，赏



花雅座几乎客满。

一行五人穿梭在赏花雅座之间。

母亲津子穿着素面灰色和服，手上搭着黑色外套。赖子穿着淡紫色、里子穿嫩绿色、槇子穿胭脂红色和服，背后都有银丝线的缝纹。因为刚做完法事，三姊妹都系着素面黑色和服带，但走在一起，依旧显眼。

赖子身材纤细窈窕，娟秀小脸，今年二十八岁，头发搭配和服挽在脑后。平常穿洋装放下头发时，看起来只有二十四五岁。

里子小她两岁，娇小圆润，皮肤白皙，微翘的嘴角显得可爱。

么女槇子也很白，有点像里子，今年二十一岁，大学三年级。

赖子在京都的时候，高台寺一带和料亭界无人不知葛乃家美丽的三千金。铃子还活着的时候，四姊妹一起装扮出门，更是壮观。

附近的男人都说看她们比赏花还过瘾。尤其铃子和赖子是双胞胎，脸蛋、身材和动作都一模一样。每当过年或祇园祭等盛会时，四姊妹一起出门，后头总跟着一串男人。

可惜，四姊妹联袂出门的次数少之又少。

铃子和赖子十六岁那年去学舞伎，二十岁时出师。她们从小就学京舞和清元（三弦曲调之一），在母亲的鼓励下，一无抗拒地当上舞伎。但入行以后，几乎不再有自由的时间，一天的大半时间都耗在学艺和料亭宴席表演里。

里子和槇子看到两个姊姊那么辛苦，一开始就无意当舞伎。因为说好要里子继承家业，因此里子还是学了两年舞伎，算是行仪见习。槇子是从来就不打算在花街讨生活，津子也没有强迫她。毕竟铃子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槇子那时才十五岁，美虽美，终究还是个孩子。

想当初四姊妹同游的时候都还年轻，现在她们三姊妹并肩而行，散发的却是成熟美。

“嗨！美人儿！”

醉意醺醺的赏花客挥手招呼她们，其他男人也看得入了迷。赖子直视前方而行，她的五官端正，给人一点冷艳的印象。里子因为做

生意的关系,习惯略躬着背,不时浮现讨好的笑容,她担心在这地方遇上料亭的老顾客。

三姊妹中最紧张的是槇子,她表情僵硬、目不斜视,那模样倒显生嫩。

母亲津子已经六十,但因为长年练习京舞的关系,她背脊挺直,虽有些年纪,但曾被喻为“东山第一”的美貌依然未减。

赏花客似乎都注意到葛乃家姊妹,有人窃窃私语。

母女一行径自穿过樱花小道来到原谷苑出口,车子停在对面的停车场,菊雄过去开车,母女一行上车后,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好累!”

“直接回家吧!”

里子坐在驾驶座旁,赖子、槇子和母亲坐在后座。

“妈,累不累?”

“虽然累,但看到这么美的樱花,还真是有眼福。”

“姊,下趟什么时候回来?”里子回头问赖子。

赖子想了一下,“对呀,什么时候回来呢——”

“黄金周都放假,想回来就回来嘛。”

“我是想整修一下店堂,吧台有点不方便,地毯也脏了……”

“你那店开几年了?”

“三年吧!”

“好快。”

六年前赖子从祇园町转到东京新桥,三年前在银座的并木通开了一间小酒廊,十五坪大的店面在银座算小的,但是反而好照顾。

“你真行。”

“哪里,任何人都做得到。”

“我就没办法。”

津子不知是否听到了里子的感慨,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

车子已经驶过莲华谷转到金阁寺旁,穿过马场町就是西大路。槇子累了,额头顶着车窗睡着了;也可能是中午喝的那一点酒在起作用。



开着车子驶上西大路时,里子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啦,半个月前熊仓先生来过店里。”

赖子霎时皱起美丽的眉根,“和谁?”

“说是客户,两个人咋咋呼呼的。”

“你还让他进门?”

“客人上门吃饭,也不能赶人家走。”

“铃子她……”

“我知道,但都是过去的事了,跟店里没关系。”

姊妹俩突然都沉默下来,只有引擎声单调地响着。里子像受不住沉默似的,“他对铃子的事一定很懊悔吧!”

“不管他多懊悔,就是不能原谅他!”

“可是——”

“我就不原谅他!”

赖子冷冷地说完,像要填塞不愉快似的指头使劲地往和服系带里面塞。

葛乃家在往东山山麓的高台寺上坡途中向右沿石墙走约百公尺之处。入口是萱草茸的山门,通往本馆的是条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两旁茂密树丛中放着灯笼路标。

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掌柜拿着水管正喷西门前的停车坪。车子杂着微微的碾过沙砾声停在停车坪上。

“回来啦!”

掌柜赶过来招呼,津子从车中探出脸来,“有事吗?”

“没事,没事。”

津子点点头。母女下了车,轻轻伸直腰板儿。

“啊呀!累死我了!”槇子夸张地说。

“什么话,你在车上不是睡得好好的。”

“是吗?不胜酒量。”

一行人边说边走进停车坪前面的后门。葛乃家是栋旧式木造二

楼建筑,大大小小的房间十六间,其中视野最好的是西边的“落阳厅”,这里可以透过利用山坡造景的庭园远眺八阪塔,五重塔身在黄昏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因此还在外婆那一代就把这间命名为“落阳厅”。

有个知名画家曾在这里画过一幅舞伎凭栏远眺八阪塔的日本画。从这间房看风景,不但黄昏景色迷人,夜景更美,市中心的灯火闪烁在松楠老树的繁枝茂叶之间。

庭园占地五千坪,春有杜鹃,秋饰红叶,此时白木莲盛开,园中摆设的奇石来自鞍马、贵船、那智一带,通往后院茶室的小径旁配置着一坪半大的黑石。

整栋建筑洋溢着古典餐馆的幽静雅趣。

不过,他们家人的住处却是毫无古趣的钢筋水泥洋楼,建在葛乃家本馆后面地势较低的树丛里,客人几乎看不到。

一般经营日式餐馆和料亭的人,因为在古式木造建筑中工作,自家住宅反而喜欢现代建筑,葛乃家也不例外。

这栋洋楼是十年前里子父亲还健在时盖的,建坪二十坪左右,三层楼共八个房间。一楼是客厅、母亲津子的房间和佛堂,里子姊妹占用二楼,三楼供访客和佣人住。

虽然是洋楼建筑,但一楼都铺上榻榻米,三楼也有一间和室。赖子在和室里换好衣服,下楼到里子房间。

“我要走了。”

“现在?”

“嗯!现在出发还赶得上四点半的新干线。”

“这顶帽子好看。”

赖子搭配蓝色仿丝外套,戴了帽檐儿较宽的蓝色帽子,还拎着同样蓝色的手提箱。

“我也想戴帽子,可是不适合。”

“怎么会?你戴那种帽檐儿小一点的应该不错。”

二“还是你这种长脸型的人戴帽子好看,我这一阵子有点中年发



福了。”

“哪里，你比我年轻呀！”

“可是做这种生意总觉得身心都渐渐老去……”

因为生意关系几乎都穿和服的里子，是很羡慕穿着时髦优雅洋装的赖子。

“不行，我得走了。菊雄呢？”

“到本馆那边去了，别管他，倒是妈那边……她真的希望你多留一会儿。”

“不会吧！刚才还叫我早点回去较好。”

“你还真相信啊？口是心非是妈的老毛病，你不在的时候，她整天念着‘干吗跑到那么远呢？’”

“的确是我任性离家的。”

“所以反而更教妈挂心呀。”

“不会，妈最疼的还是继承家业的你，唉，这都无所谓啦，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做……”

“你也一样。啊！车子叫了没有？”

“忘啦！帮我叫一下吧！”

里子点点头，赖子拎起手提箱下楼，直接走进客厅。母亲的房间敞着门，她正从衣橱里拿出一套和服。赖子望着那略显圆隆的背说：“妈，我回去了。”

津子缓缓回过头来，映着玻璃窗外绿叶的反光，脸色有些苍白。“几点的车？”

“还没定，到车站赶上哪辆乘哪辆。”

津子点点头，把衣橱前那包和服推给赖子，“这和服你拿去把！”

“给我？”赖子眼睛一亮，放下手提箱，解开纸包，“哇！好美！”

是一套樱花衬着远山背景图案的一越皱绸和服。

“真的要给我？”

“对你来说或许素了点。”

赖子赶紧站到镜前拿和服在胸前比划着。

“果然很好。”

“要中意那带子的话也拿去吧！”

“这个也给我？”

赖子摊开那条白底夹层织的和服带。

“太好啦！这次的宴会就穿它，刚好有个客人的大厦下个礼拜举行落成典礼。”

赖子把和服带折好，“真是不虚此行哩！”

“再不快走要赶不上火车了。”

“妈，我就不客气啰！”赖子再次道谢，把和服包进纸里，“妈，你一定要来东京看看。”

“那么吵的地方我受不了。”

“玩个四五天就好了嘛！东京还是有幽静的好地方的。”

“年纪大了，懒得动。”

“五月时有花形歌舞伎，那时候来吧！偶尔放手让里子夫妻去做不是很好吗？”

“我也没有烦他们。”

“就算是来散散心嘛！”

“真想去时再说吧！”

“我等你哦！记得打电话。”赖子双手捧着细纸包好的和服，“真的谢谢妈给我这个。”

津子看着赖子把和服装进手提箱，像突然想起似的说：“熊仓的事就忘了吧！”

赖子惊愕地回过头，津子望着夕阳映照的窗子，“都已是旧事了，一直记恨一个人也不好。”

“怎么连妈都这么说？那铃子姊姊怎么办？”

“大家不都在好好地祭拜她吗？”

“那是两回事，再怎么祭拜，铃子姊姊也不会活过来！”

“你恨熊仓先生，结果不也一样？”

“妈，你是说真的？”





“不管是真是假，都已经过去了！”

“我不要，我绝对不会忘记！”

津子看着拿着手提箱挺直站着的赖子，叹口气说：“性子真烈。”

“谁叫我是你的孩子……”

里面传来里子的声音，“姊，车子来啦。”

“那我走了。”

“小心啊……”

“妈也一样。”

津子好像还想说什么，赖子却不理睬地关门离去。

车子驶入京都车站时是四点二十分，等候十分钟左右，赖子坐上四点二十九分开的新干线。

假日结束后一般列车都拥挤不堪，但绿色车厢很空。如果开车准时，到达东京时应是七点二十分。

车身微微晃动后驶出月台，随即看见京都塔，左边也看到比睿山和东山。

太阳已渐渐西斜，但距天黑还有一段时间，东山笼罩在一片薄云之间，显得轮廓模糊。

每次离开京都时，赖子总觉得像是逃出那有着古老厌憎记忆的都市，同时又有着远离故乡的落寞。一方面觉得解脱，另一方面又像是失落什么似的不安。

这种解脱与不安交错的感觉，从六年前不顾母亲妹妹反对执意离家迄今未变。那时，心中暗自决定不会再回故乡，曾以最后一眼的心情去看比睿山和东山。

和那时比起来，此刻无疑轻松许多。只要心血来潮就回京都，离开时也没有到陌生土地的不安，甚至觉得东京比出生的地方更适合居住。

六年来，她本身和周遭的环境改变变得相当大，老朋友看到现在的她，或许会以为是别人，但这段时间有一点丝毫没变：

“向熊仓报仇……”



六年前，赖子也是望着同样樱花季节的微阴天气里的京都这么发誓。当时她才二十二岁，舞伎出师不过两年。但那想法到现在还强烈得不曾减弱一分。

东山连峰很快消失在眼帘之中，火车驶进了山科隧道。

赖子仿佛在突然暗下来的窗玻璃上看到铃子苍白的死亡之脸，她低呼一声：“铃子！”

铃子死时也是春天。赖子清楚地记得铃子死的前一天，她们姊妹还被请到贵船的料亭赏樱。

那时，樱花也是开满枝头。铃子虽然不多话，但毫无赴死的征兆，她照旧跳舞敬酒，十一点过后，姊妹一起回房，卸妆洗澡休息。

因为她们是双胞胎，因此在同个房间同样时间和同样装束入睡。

第二天十点该去上长呗课，铃子说头痛不想去，赖子只好独自出门。

离家时，铃子在床上对她说：“赖子，谢谢你这些年来照顾我。”

“干吗说得好像明天就要死似的？”

赖子也没在意，没想到一天后居然一语成谶。

那天下午，铃子假装要去医院，却是直往和歌山的白滨——姊妹俩曾应客人邀请去过那地方——铃子就在可以看见海的“白波庄”饭店里服药自杀。

“好想看海啊！”

铃子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有心一死时也自然而然地来到海边。

赖子切身地明白那份心情，而且，听到铃子的死讯时她立刻就直觉原因在熊仓。

铃子的遗书中没有提到熊仓，只是一句“不想以受污之身再活下去”，赖子自然明白一切。

铃子死前一年曾遭熊仓强暴，半年后赖子也遭到熊仓魔掌的摧残。

